

## 第一章 小乞兒的新生活

小乞丐挺直背脊，下顎緊繩，左手用力攥緊大石塊，身上被打的地方如被火燒的痛，她瞪著眼睛吼道：「來啊，不要命的就來，小爺我什麼都怕，就是不怕死，來啊！」

包圍在她四周的幾個乞丐被這架勢嚇到了，紛紛看向馬臉耷拉眉的乞丐頭頭。

這馬臉朝地上吐了口吐沫，咬牙切齒道：「今天就先放過你，明天再敢來這邊乞討老子把你腿打折！我們走。」

看著一群餓狼似的乞丐們走過了街角，再也看不清身影之後，小乞丐慢慢蹲下身子緩解腹部的疼痛，過了片刻，她深吸口氣，站了起來，撢撢身上的灰，抱著手走向了靈雲寺的山路上。

今日是十五，上香的貴人多，去那裡興許能混上一頓飽飯。

此時的山腳下已經停了幾輛華蓋馬車，乞丐們不敢離馬車太近，怕車夫拿鞭子抽他們，只能站在遠點的地方說些吉利話。

「夫人行行好吧，可憐可憐我吧。」

「小姐賞口飯吃吧，給您磕頭了……」

如此的乞討聲不絕於耳，小乞丐看著這些香客，發現了一位穿著碧綠色對襟襦裙的夫人愁眉緊蹙，一手拿著裝有素齋的籃子，一手摸了摸自己的小腹又歎了口氣的放下。

小乞丐噌的擠過人群朝著那位夫人跪了下去，邊磕頭邊說吉祥話，「夫人您面相大善，定能求得善緣，得到佛祖的祝福，喜得貴子。」

說完抬頭朝著夫人討好的笑。

夫人聽著小乞丐的祝福話，眉間的抑鬱散了些，轉頭叫丫鬟拿了兩文錢遞給小乞丐，然後便由丫鬟攬扶著上了山。

小乞丐迅速將錢放進懷裡，她站起來之後環視眾人，看著乞丐們正圍著一個大戶人家，並沒有人注意到她這裡，暗暗安心。摸了摸胸口，覺得那兩文錢似小火爐般在發燙，她笑了笑，覺得身上都暖洋洋的。

怕被人搶走錢，她假裝什麼都沒有討到，嘴裡嘟囔著餓死了，悄悄離開了人群。

靈雲寺是在城外，不遠處便是一條小河。

小乞丐來到河邊一處隱藏在林子裡的破爛茅草屋前，屋子已經不能住人了，房頂的茅草被風吹走一半，另一半從上到下耷拉著，風一吹又掉下來幾根，門板上有一個大洞，參差不齊的木頭碴子像野獸的嘴要將人吞噬。

小乞丐回頭確認無人跟著她之後推門走了進去。

秋風呼呼的刮著，即使關上門也能聽見風的呼嘯聲，她將垂下來的頭髮隨意纏到頭上，走去將牆角處堆放稻草的一角扒拉開，用手摳那底下的一塊土，將藏在裡面的瓦罐小心翼翼的取了出來。

瓦罐裡面是這些年她乞討得來的錢，數了數，加上今天新得的兩文錢一共有五十文錢了，哪怕自己餓著肚子撿果子吃也沒用過一個子兒。小乞丐滿足的笑，彎彎的眼睛亮亮的。

她掏出二十文錢，將瓦罐又藏好，進到城裡直奔成衣店鋪。

店裡的夥計看見來了一個小乞丐，趕蒼蠅似的揮手，「滾滾滾，去別處要飯去！」

小乞丐抬臉說道：「我是來買衣服的。」說著跨步走了進去。

夥計不屑的瞥她一眼，輕蔑道：「買什麼衣服啊？」

「就你們店裡最便宜的粗布夾襖給我來一套，保暖的靴子也來一雙。」

眼見這破衣爛衫的乞丐從袖口摸出十個銅板，夥計立馬行動起來，蚊子再小也是肉。

店裡夥計包好了她要的衣裳，皮笑肉不笑的問道：「小哥還需要什麼？」

小乞丐大人似的擺手，拎著包裹走了。

她找了個無人的胡同，迅速將新買的衣服換上，又伸手將頭髮重新束了一遍，整理好後她來到一處偏僻的街道，看著街道兩旁淒涼的鋪子直搖頭。果然啊，這裡離繁華的主街遠，生意就不好。

走到街道的盡頭就是民宅，在最裡面有一家門上掛了牌子，她聽人說這個房子是一位謝阿婆和孫兒在居住，孫子讀書好，在縣裡的白鹿書院讀書，每月歸家一次，房子是兩進的院子，門房兩間，帶一個小廚房，後面的院子是正屋，有一個大廚房，現在要出租一進的門房。

小乞丐輕輕的敲門。

過了一會門開了，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走了出來。

「我想租您的門房。」小乞丐翹起嘴角對謝阿婆說道。

謝阿婆看著這個少年笑道：「哦？十文錢一個月。」

小乞丐早就想好了，便和謝阿婆討價還價，價錢不變，但是生活用具都得提供，被子枕頭、鍋碗瓢盆等。

謝阿婆看著眼前十幾歲的小娃兒，瞧著談吐想來是大戶人家的孩子，只是不知何故落魄至此。再者，她租房子也是為了有個伴，要不然也不能這般便宜，於是便同意了，領著小乞丐進了院子。

門房分為東西兩間，西屋上著鎖，謝阿婆開了東屋的門，告訴小乞丐要保持乾淨，謝阿婆拿了房錢就要走。

走到門口的時候似是想起什麼，轉身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小乞丐彎起的眼睛裡藏著一份憧憬，「我叫趙阿樂，就是同知縣大人一個姓的趙，平安喜樂的樂。」

謝阿婆點點頭，「叫我阿婆就行。」說完就走了。

趙阿樂是小乞丐想了很久的名字，她不知道自己是誰，也不知道自己姓什麼，所以她給自己起了一個很厲害的姓，知縣大人夠厲害了吧，所以她也要姓趙。

至於叫阿樂是因為有一次乞討遇見一位抱著孩童的夫人，那位夫人拿著新買的撥浪鼓逗娃娃，滿眼慈愛，一聲一聲的阿樂讓小乞丐駐足看了許久。

阿樂將包裹放下，去燒了一大鍋熱水用來清洗身子。以前總是在河裡洗，如今用上熱水了，在屋裡面清洗，還能穿上暖和的棉衣，簡直是不敢想像。

阿樂洗完澡穿上衣服在床上滾了幾圈，舒服得想睡覺。

躺了一會，她起身用帕子擦了擦半乾的頭髮。等頭髮乾了將其隨意盤在一起，插上一根木棍做固定。

阿樂望著鏡子裡的自己，膚色偏黃，臉上只有一點肉撐著，頭髮乾枯如草，整張臉能看的怕是只有這雙眼睛了吧。

阿樂見過許多大戶人家小姐，身上穿著淡雅的高腰襦裙，頭上插著嵌有寶石的簪子，笑起來的時候用好看的帕子掩著，只留一雙帶著笑意的眼睛。

她學小姐們用手捂著嘴笑，鏡子裡那人也捂著嘴笑，不過並沒有那麼賞心悅目罷了。

阿樂想，現在情況特殊，她就繼續當男子好了，反正自己身材長得瘦弱，外人也看不出來自己是女娃。

再者，雖現在民風開放，女子都可拋頭露面逛街擺攤，但是自己孤身一人，男子身分更方便些。

待頭髮乾透，她拎著舊衣物鎖好門出了院子，出城之後直奔老家茅草屋，到了之後將剩餘的錢放在包裹裡緊緊貼身放著，舊衣服則在林子一棵紅果樹下埋了起來。一旁的空地上有個鼓起來的小墳包，阿樂走過去磕了幾個響頭，「師父，你在地下有知一定要保佑我。」

初冬，紅果樹上還留有二十幾個果子，其餘的都被阿樂餓的時候吃掉了，味道很酸，吃完了牙都倒了。

阿樂曾在鎮上看見有小攤販將紅果外面裹上一層糖漿，紅彤彤黃燦燦的看起來很誘人，賣一文錢一串呢。

阿樂也想做這個，所以早就留意這偏僻的地方哪裡有紅果樹，可惜這裡只有兩棵樹，還是因為在林子深處沒有被人發現。

她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，然後靈巧的爬上了樹，將果子全部摘下，用衣角兜著，回到了茅草屋做了一個草籃子裝果子，又去買了兩文錢的糖回了宅子。

到廚房裡燒火熬糖，等到糖漿咕嘟咕嘟泛著焦黃色後將串好的紅果飛速放入，旋轉一圈拿出來，一串糖果子就成了。

阿樂興奮的看著成品，喉嚨微動。她看街邊的攤販就是這樣做的，應該是成功了吧？可是她沒有吃過糖果子，不知道味道到底是什麼樣。

將糖鍋撤了火，拿著唯一的成品敲開了謝阿婆的房門。

謝阿婆接過咬下一個，看著阿樂期待的眼睛給出了中肯的評價。

「糖再熬一會，果子最好去掉裡面的籽，味道還不錯，再練練可以擺攤了。」謝阿婆說完又吃了一個，「看在你小子這麼乖巧的分上，走，阿婆幫你看著火候。」阿樂高興極了，小跑著去將火又燒了起來，在謝阿婆的幫助下，阿樂總共做了八串糖果子，每個紅果都包裹著甜蜜的糖衣，空氣中散發著甜甜的味道。

她很靈巧的用謝阿婆給的乾稻草紮好了一個小號的草靶子，自己留下一串，剩下七串糖果子都插在上頭，旋即出門去了。

此時剛過晌午，逛街的、出門辦事的人都在繁華的街道上行走，街上賣什麼的都有，用品吃食一應俱全。

在離衙門不遠處的十字街口，李大將煎好的肉餅包裹好荷葉遞給客人，他瞥見新來的小攤販正扶著草靶子賣力的推銷糖果子。

「這位客人，您吃完肉餅之後吃一串糖果子最好不過，酸甜可口，增加食慾，知縣大人每頓飯後都吃一串呢。」阿樂覺得，自己愛吃大人應該也喜歡吧，畢竟都姓趙啊。

靠著向買完肉餅的客人推銷，七串糖果子很快就賣完了，阿樂把最後一串糖果子送給李大，作為擺攤第一天見面禮。

李大約莫十七八的年紀，爽快的接下，說要拿回家給妹妹吃，回手就包了一個肉餅給阿樂。

阿樂有些不好意思，肉餅是兩文錢，糖果子才一文，可她嗅著肉餅散發的香氣，還是沒忍住接過來狠狠咬了一大口，豬肉和蔥花混合在一起，散發的香氣是這樣的迷人。

一個肉餅吃罷，阿樂還幫李大剁了肉餡，兩人就這麼熟悉起來了，約定好第二天再一起擺攤便各回各家了。

連著幾天都有些飄雪，掉落的雪花打著旋掉到地上就化得無影無蹤。

阿樂早早就起來收拾妥當，去廚房裡煮了糙米粥就著鹹菜吃了一碗。

她這幾天掙了三十二文錢，扣掉買米麵菜和糖錢，現在手上加存款有五十三文。

阿樂吃完漱口，糖果子不能做了，因為紅果已經沒了。

她原本想找個酒樓幹些雜活掙點錢，可去了人家都嫌她瘦小不用她。

阿樂瞇著眼睛望天，雪停了，天空碧藍碧藍的，又是一個好天氣，這麼好的天氣好適合喝碗熱呼呼的湯啊。

湯？阿樂想起來她在河邊抓魚烤著吃，後來吃膩了師父告訴她用瓦罐煮魚湯喝，裡面加了一些野菜，能去除腥味，湯汁奶白，滋味鮮甜。

師父就是帶著她生活的老乞丐，他雖然瞧著不著調，但是教她識字，還教她用手邊的食材煮東西吃，簡單質樸的東西，往往能做出意想不到的美味。

想到這裡，阿樂收拾一番出了城。

城外地裡的野菜有很多，上面有些還結著透明的冰殼，阿樂摘好野菜放入草籃子後來到河邊，河面已經開始結冰了，早就不能摸魚。

她正盯著河面出神的時候一個石子砸到了她後腦杓上，阿樂回頭，是馬臉乞丐帶著兩個小弟。

馬臉看阿樂穿著乾淨整潔差點認不出，只是從背影看出來好像是總挨打的那個小乞丐，沒想到真是他！

「喲，在哪裡發財了，怎麼不叫我們一起啊！」馬臉乞丐三人壞笑著逼近，想打劫阿樂。

阿樂心裡著急，面上不顯。

「哦，你們幾個啊，我在等我家主子，他辦事回來經過這條官道，馬上就到了。」

阿樂強裝氣定神閒，挨打不怕，但怕被搶了懷裡的十文錢。

說完她就朝著靠近河岸的官道上走。

幾個乞丐被她這番話震住了，以為她真成了有錢人家的奴僕，心生退意。

馬臉乞丐轉了轉眼珠子，厲聲道：「騙人，哪有讓一個小廝接人的？我見過都是最少兩個！」

阿樂暗道一聲糟糕，拔腿就往城裡跑，想著到人多的地方甩掉他們。

然而這三個乞丐都比阿樂長得高大，跑得自然比阿樂快，沒跑多遠阿樂就被抓住了。

兩個小弟一左一右架著阿樂的胳膊，馬臉乞丐上去搊了阿樂一巴掌，疼得阿樂直齜牙。

「跑啊，接著跑，看你能跑哪裡去。」他得意的看著阿樂，「說吧，哪偷的衣服？」

阿樂用舌頭舔了舔嘴唇，垂著眸子不吭聲，想著逃脫的辦法。

馬臉乞丐不多廢話，上去就要扒阿樂的衣服，這身衣服看著不錯，打算留下來自己穿。

阿樂看著馬臉乞丐越離越近，猛的往前一衝，腦袋狠狠撞在馬臉乞丐心窩子上，疼痛讓他哎喲哎喲直罵娘。

他一手捂著胸口揉了幾下，隨即惡狠狠地拽著阿樂頭髮用力的往地上磕，阿樂手被束縛著，沒辦法阻擋，心想完了，本就長得不美，這下可好，臉上的坑怕是要比李大還多。

就在這時，官道上響起馬蹄聲，馬臉乞丐聽見聲音停住了動作，阿樂抬起頭，眼睛瞥見遠處一個穿著黑靴的人騎馬逼近。

幾個乞丐見官道上真的有人來都有些害怕，馬臉乞丐叫聲倒楣，以為阿樂果然成了家奴，趕緊鬆開她就跑，比追她的時候還要快。

阿樂沒了束縛，只見來人由遠及近，穿著墨青色的袍子，嘴唇微抿，俊朗的臉上面無表情。

那人很快就來到阿樂身前，沒有一絲停留，眼睛都不曾瞥向阿樂的方向，騎著馬跑遠了。

阿樂站在原地，望著遠去的身影，小聲說了句，「謝謝。」

一陣風吹來，樹上的枯葉隨風搖曳著，最後落在了地上，阿樂看著那幾片樹葉，嘴角扯了一下就踩過去走了。

前幾日下雪，溫度也降低了，阿樂回家換了件更厚一點的襖子，是謝阿婆孫兒穿小了的，阿樂一點都不嫌棄，美滋滋的穿上就出了門去找李大。

阿樂提出要和李大合夥一起幹，加蓋一個棚子，多置辦四張桌子，阿樂賣骨湯麵，李大還是賣肉餅，再加上點素餡的，攤子費用一人一半，吃食上也算互補。

李大想了想覺得這提議甚好，兩人就準備開來。

過兩日，東西準備妥當，天沒亮阿樂就和李大一起支起了攤子。把剁好的骨頭扔到鍋裡，只放了一點野菜和鹽調味，用中火慢慢的燉，直到奶白色的湯沸騰起來

的時候再撒上一點糖提味，麵條是現擀的，這樣出鍋的時候還能保持彈滑勁道。早市的生意很好，阿樂忙得不可開交，等最後一位客人走後，阿樂煮了兩碗麵，上面撒些蔥花和李大一起吃。

李大吸溜吸溜吃著麵條喝著湯，覺得阿樂可真厲害，簡簡單單一碗麵能這麼好吃，麵條勁道，湯汁醇香，配著肉餅吃也不會覺得膩。

吃完一碗，李大還想喝碗湯，這時候攤子來人了。

「來碗麵，兩個肉餅。」

阿樂正低頭收拾東西，聽見客人的話趕忙應下，做好麵端過去，一看來人竟是那日的公子。

阿樂將吃食放到桌上，輕聲道：「客人慢用。」

那人抬頭看阿樂一眼，並不說話，三兩口吃完了飯將幾文錢放在桌子上便離開了。

李大湊過來說道：「阿樂，你可知他是誰？」

阿樂搖頭，納罕道：「你知道？」

「當然，他是去年剛上任的知縣大人，瞧瞧，如今不過十八歲，真是年輕有為。」

李大嘖嘖幾聲，又道：「上任時候轟動了整個縣呢，路上的小媳婦看見都紅了臉，就是不愛笑，跟冰山似的，你沒見過嗎？」

阿樂點頭又搖頭，她才來武陵縣沒多久，哪裡認得，只是聽人說知縣姓趙，公正無私，厲害得很。

阿樂以前為自己姓趙沾沾自喜，現在不了，她有點後悔取這個姓，謫仙似的人物，哪能和自己有一點點關聯呢。

「你可知為何大人還未訂親？」李大問阿樂，眼裡放光，像極了來攤前討食的小狗。

阿樂無奈，配合著搖頭，「不知，這等私事你是如何知曉的？」

李大挺起胸脯，頗為自豪的說道：「我老娘認識大人家掃灑的姜婆子，那婆子去我家喝酒，醉後吐露出來的。」

他又離阿樂近一些，瞧著路上沒人注意這裡才低聲道：「據說大人之前定了兩門親事，結果沒過門都嘸了氣，連帶著老娘急火攻心，沒多久便去了。這情況哪有女兒家敢嫁！可惜了，白白長了一副好皮囊。」

阿樂聽完心情有些微妙，並不言語，只是揉麵的手又用力了些，揉麵板子都在抖，李大以為她不愛聽這等八卦，便不敢多和她閒話了。

收了攤後，阿樂洗漱好趴在床上算今天的盈利，去掉成本今天掙了十五文錢，那兩個多月豈不是就能掙上一兩銀子了？

這可是好大的一筆錢財！

阿樂忍不住笑出聲，笑著笑著又想到了趙大人，她翻身趴在枕頭上，趙大人長得好，還是個當官的，怎的就這樣命不好。

自那天後，阿樂的攤子上偶爾能被趙大人光顧，有時候是早市，有時候是晚市，每次來都是固定的一碗湯麵，兩個肉餅，默默的吃，吃完把錢放在桌子上就走。

阿樂每次都悄悄的看幾眼趙大人的背影，他似乎偏愛暗色的袍子，尤其是暗青色，

這等顏色穿在他身上越發顯得他氣質清冷，生人勿近。

臘月二十過後，街上的人少了許多。

二十八日早上是阿樂最後一天賣早市，準備的東西也少，早早的賣完準備回家。趙大人來了，可是最後一份麵賣光了，阿樂洗乾淨手，用李大剩下的一點肉餡和麵捏了幾個餛飩下了鍋，出鍋又滴了一點醋端到了桌子上。

「大人，今日東西都沒了，這碗餛飩是請您的。我們從明日起就休息了，過完年初七再開門。」

趙涵江點點頭，吃起了餛飩。

看著大人吃完了餛飩喝完了湯，不出意外，又在袖子裡排出幾枚銅錢放到桌子上離開了。

阿樂示意李大去收錢，她不要，只是出了一碗湯而已。

李大和阿樂相處久了，知道阿樂的性子，也不多推托就收下了。

收拾好攤子後李大問阿樂要不要去他家過年，人多也熱鬧些。

阿樂從來都沒有和其他人在一起度過節日，師父死後她獨自一人習慣了，就謝絕李大回家了。

進了院子裡瞧見有個少年在劈柴，穿著圓領青衫，袖子擼得高高的，長相白淨清秀，一看就是讀書人。

阿樂思忖著這應該就是謝阿婆的孫子，在書院讀書的謝安了，之前謝安也回來過幾次，只是阿樂早出晚歸未遇見。

阿樂對於能識文斷字的人帶有一份欽佩，她想，來年自己也要好好學習，總得將自己的名字寫得漂亮。

「謝小哥書院功課繁忙，劈柴的事交給我就行。」阿樂放下東西走上前說道。

謝安聞聲抬頭對著阿樂一笑，忙不迭的說道：「平日裡祖母有你照看，謝某不勝感激，近日書院休假，想著多給祖母幹點活，小哥你也多休息，柴劈好了，你用自來取就是。」說話間已經將劈好的柴擺放整齊。

阿樂道了謝，出於心裡的渴望和好奇，向謝安詢問了許多關於書院學習的事情。

謝安對於這個祖母念叨過的租客印象很好，便耐心的一一解答，末了說道：「你想學習嗎？我祖母識字，你可以問問祖母願不願意教你。」

阿樂聽了這話心中一動，自己現在忙於掙錢，只有早晚有時間，不能去學堂，又請不起教書先生，謝阿婆如果願意教自己的話那就太好了。